

科技母婴 概念 逐渐走俏

——一个“奶爸”的“二次创业”

2020年,在浙江宁波中俄人文科技合作创新中心,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张庆旗开始了自己的“二次创业”。这一次,主攻AI视觉技术研究的他找到了新赛道——婴儿看护器。

“在自然界中,海马是唯一一种雄性育儿的生物,这也是我给产品取名为‘海马爸比’的原因。希望我们团队的产品能像海马爸爸一样守护宝宝,呵护妈妈。”张庆旗说。

让看护设备“耳聪目明”

2020年,张庆旗的第二个孩子出生,一家人每天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刚刚出生的二宝,很是辛苦。

在此之前,张庆旗与几个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主营AI视觉模块业务的科技公司,出口业务居多,产品可以广泛用于安防摄像头、智能屏电视等。但受疫情影响,出口受阻,产品的国内销售也不明朗,此刻,新生命的降临既让张庆旗欣喜不已,也让他感到了压力。

“家里的老人帮着看娃,到了晚上为了不打扰孩子睡眠,只能关着灯、躲在婴儿床边,一边陪着,一边玩手机消磨时间。”张庆旗看在眼里觉得心疼。

彼时,市面上的不少宝宝摄像头产品并不能“耳聪目明”。家长虽可以在手机端随时看到孩子,但却无法收到来自程序的智能反馈,这让做人工智能出身的张庆旗敏锐地察觉到了市场机遇。

能不能用团队的AI视觉模块来开发一款婴儿看护器呢?

张庆旗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,她十分赞成;他又同团队成员商量,另外3名合伙人也都做了父亲,大家一拍即合,欣然答应。没过多久,张庆旗团队的第一款宝宝看护器开发完成,人工智能通过对宝宝的一系列动作、表情进行深度学习,做到“智能看护”。比如,孩子哭了、醒了、翻身,或是被子遮住口鼻等多种情况,程序都会立刻反馈到父母的手机端,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育儿压力。

“科技母婴”概念逐渐走俏

“产品面向市场推出后,我们曾收到一位听障妈妈的反馈。她说,自己听不到孩子的哭声,稍一离开,孩子有动静,自己没办法第一时间安抚孩子,而这款看护器刚好能帮得上忙。”张庆旗告诉记者,这位母亲的留言让他特别感动,“对于做技术而言,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自己的技术真正帮到需要帮助的人,这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,尤其当能帮到一些特殊群体的时候。”

2021年5月,网购平台和咨询公司共同发布《2021年婴儿监护器行业

最新趋势报告》,其中显示,根据中国的供应链端变化和消费者端的趋势变化,“科技母婴”概念正逐渐走俏。同时,伴随技术进步与成熟,大众传统观念中的“摄像头”正在向“看护器”转型,可以在母婴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这也让张庆旗更看好行业未来的发展潜力,他决定带领团队全面发力婴儿看护器。

2022年8月,张庆旗团队发布了第二代产品,相较前作算法精准度进一步提高,同时新增了客厅使用场景和分房看护模式,也可以设置仅看护宝宝区域,保护家长隐私。他告诉记者,二代产品发布仅2个月,就实现了销售额破千万的目标,这也直接推动了张庆旗团队2022年销售总额突破1个亿。此刻,他开始“二次创业”时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。

记录孩子的美好瞬间

创新无止境,张庆旗团队的研究之路还在继续。

“时光记录仪”是张庆旗最近推出的产品,他将之比作“融合了AI技术的GoPro”。时光记录仪可以自动抓

拍宝宝的精彩瞬间,将这些照片记录下来并自动剪辑成视频。

“大宝小时候的照片和视频很少,孩子明明有那么多精彩时刻,但那时我和妻子忙于工作,并没有记录下来很多。”张庆旗说,他想要在二宝身上弥补这些遗憾,等孩子长大之后同他一起回味成长之路。

在张庆旗的手机上,记者看到了时光记录仪留下的温暖片段:坐在汽车后座的孩子时不时露出搞笑表情,眼巴巴望着窗外时充满懵懂与好奇,不知听到车上人聊起什么而咯咯直笑……每张照片,都定格一段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记忆,或是喜悦,或是悲伤。

“我们暂时不会推出看护宠物或其他功能,只想做好看护宝宝这一件事,用科技为育儿减负。”张庆旗说。

创业这条路上,张庆旗是名“老兵”,他的足迹曾走过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武汉,如今又来到了宁波。他说,每一次创业都需要勇气,而每一次他都会带着信念与热情重新出发。不同之处在于,这次,他希望自己能同孩子一起成长,一起收获。

摘自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
“黑殡葬”链条扰乱丧葬市场 “黑中介”人为制造恐慌

“说起这个事情我就来气,我被‘丧事一条龙’服务坑惨了,他们说是殡仪馆的,其实根本就不是,让我多花了好几千元钱。我爸爸走得很突然,我当时都是懵的,也没有去查验身份。”4月1日,重庆市民王先生对记者说。

在清明节到来之际,百姓关注的殡葬行业究竟怎么样?其乱象有没有改变?近日,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调查发现,部分乱象依然存在,但主管部门也在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让殡葬行业更加规范。

“丧事一条龙”服务收费高

连日来,记者在对重庆市主城区走访中了解到,该市殡葬服务市场不容乐观。据南岸区民政局的一项调查,全区常住人口81万余人,年均死亡人数4800余人,到正规殡仪服务机构治丧的约1000人,仅占20%;通过“丧事一条龙”服务违规搭棚治丧的3000余人,占比61.4%;未举办治丧活动直接火化的约900人,占比约20%。

“由此可见,由于不具备经营灵活性,正规殡仪服务机构在与‘丧事一条龙’服务的商业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。”一位民政部门负责人说,后者逐渐主导了治丧服务市场,群众治丧成本不断增加。
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“丧事一条龙”服务人员结构复杂,除核心成员外,还雇了大量“业务员”,这些人员没底薪,工资报酬全部来源于业务提成。“丧事一条龙”服务从业人员无固定经营场所,有业务时由老板召集,无活动时散布于各处,没有相关合法的手续。

据业内人士透露,南岸区从事“丧事一条龙”经营服务的80余户,占据殡仪服务75%以上市场份额,营业收入不会低于5000万元。经初步统计,“丧事一条龙”治丧服务平均收费约2.6万元,高的甚至接近10万元,各个收费指标明显高于正规治丧服务机构。

殡葬“黑中介”人为制造恐慌

因为殡葬资源相对紧张,加之殡

葬相关事宜是人们极少接触的,相关信息匮乏,遇事不知如何自处,于是便有了“黑中介”“殡葬黄牛”之类的“灵魂摆渡”。

今年以来,一些殡葬“黑中介”散播殡葬资源紧缺的消息造成市民恐慌,趁乱将逝者家属带到与其有业务往来的治丧单位,并乘机漫天要价。

部分民营治丧单位更是与殡葬“黑中介”相勾结进行强制消费,原本自主选择的治丧项目以套餐的形式强制家属消费,家属一提出异议,他们便表示:“目前就是这个形势,如果你不选择,后面还有排队的人呢!”家属迫于无奈只能硬着头皮选择,通常一场丧事下来花费是正常的3倍左右。

亟须加大联合执法整治力度

重庆市殡葬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殡葬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,旧的丧葬习俗根深蒂固,就近就地治丧已成为多数市民首选。

该市远郊区县公共场所搭建灵堂、

燃放鞭炮、播放哀乐现象较为普遍,有的通宵达旦开办丧事音乐会、定时燃放鞭炮,十分扰民。

治丧服务涉及千家万户,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。重庆民政部门尽管牵头采取疏堵相结合的办法加以解决,但执法效果有限。专家指出,对于违规治丧活动,需民政、公安、市政、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、文化等部门加强联动,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开展专项整治,尤其是从源头抓起,方能斩断“黑殡葬”中间利益链条,还市民群众一个洁净的生活空间。

在整治乱象的同时,还要优化殡葬行业服务。据悉,重庆正大力推进“互联网+殡葬服务”,实现殡葬服务机构名录、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等网上公开,提供信息查询、产品服务选购、网上祭奠、评价投诉等在线服务,逐步开展远程告别、网上预约预订等线上线下互动服务,促进服务便捷规范透明。

摘自《工人日报》